



嚴秀萍 著

童話中的反動思維

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

嚴秀萍 著

童話中的反動思維

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

童話中的反動思維：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

討論核心 / 嚴秀萍著. -- 一版. -- 臺北市

: 秀威資訊科技, 2010.03

面 ; 公分. -- (語言文學類 ; AG0121)

(東大學術 ; 24)

BOD 版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78-986-221-392-6(平裝)

1. 童話 2. 角色 3. 文學評論 4. 思維方法

815.92

99000565



語言文學類 AG0121

東大學術²⁴

童話中的反動思維

——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

作 者 / 嚴秀萍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胡珮蘭

圖文排版 / 蘇書蓉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10 年 3 月 BOD 一版

定價 : 42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序

閱讀是兒童學習認知基礎概念的重要方式，而童書是兒童閱讀行為的重要媒介。在以往的童話故事中，狼和女巫往往被視為負面的角色，極端邪惡、意欲迫害善良的形象讓人厭惡和唾棄，所以他們在故事的結局一定得死！究竟狼和女巫這樣角色刻板化的形塑是否有其緣由？現今，在多元文化社會的刺激下，現代童書興起了一股反動思維，順應此股思維的風潮，狼和女巫的既成形象能否有翻身、轉化，而被賦予另一個較正面或較多元形象的機會？

童話的取材與寫作在時代演變和觀點轉換的過程中，各有其不同的面貌。而童話中角色形象的塑造及轉化的過程，正是反動思維內蘊及流變的過程。本書藉由理論架構的鋪陳，據此提出完整的反動思維面向，並從童話發展的歷史脈絡中，縱向討論不同時代童話中狼和女巫形象的塑造及角色搬演的情形，剖析童話中反動思維的興起及演變。綜觀童話中狼和女巫形象的遞嬗，從扭曲、平反到轉化，是有跡可尋的，因應新世紀多元化的潮流，狼和女巫已逐漸脫離邪惡的刻板形象，轉化為善良的形象，演變出眾聲喧嘩的後現代情境，所以童話創作者要能吸納當代思維進行創造性寫作，才能形成童話多元發展的動力。

東海岸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海，它典藏了我最青春洋溢的歡笑，也開啟了我最積極求智的渴望。十餘年來，書桌前充滿海味兒的七星潭礫石總是帶著一波波的海潮聲呼喚著我，再次踏上東岸的土地

成了我追憶青春，圓一個未完成夢想的行動儀式，也如願完成了童話世界的角色解密與歷史探尋的論文寫作。

在這一段論述與耙梳的過程中，首先要感謝父母這段期間的體諒與包容，讓我無憂無慮的在後山秘密花園裡追尋夢想，沉浸在書堆中咀嚼文字的芳醇。在論文寫作的那一年，他們看到我總是煞有其事的整天端坐在電腦螢幕前打字，一桌子越堆越多的書籍，什麼也沒多問，卻用行動默默的支持著我。其次要感謝的是指導教授周慶華老師，容許我在語文教育的沃土上呼吸異界的空氣，給予我極大的支持，還無償出借與論文相關的三十餘冊書籍讓我帶回臺中參閱；當羸弱的我一邊書寫論文一邊狂咳不止時，老師不僅一節一節細心的批改，調理我的思路，還隨著論文回郵附上中藥叮嚀我調理身體，對待學生親如子女呀！就當論文順利產出，即將進入口試之際，偏偏遇上莫拉克颱風的攪局，在諸位老師克服萬難的鼎力相助下，感謝簡光明老師繞行近整個臺灣島，千里迢迢來為我指導論文，並與王萬象老師在午夜子時陪我挑燈夜戰口試論文，提供我許多寶貴的意見，讓我的論文得以修正得更加完整。此外，還要感謝這一路來曾經陪伴我、與我相扶助的東大同窗與小鹿夥伴們，有了你們的支持與協助，我的研究所生涯才能如期畫下完美的句點。

原初以送給自己任教十年禮物的單純起點來重拾書本，在一千多個日子的摸索與淬礪之後，見思在文字的薰陶下漸能日趨飽滿，在老師的推薦之下，終致能將本書付梓，都是多虧師長們的栽培與成全，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冀望未來，如果我還能有足夠的時間與勁力，願再為語文教育與兒童文學的發展貢獻一分心力，演繹一段未盡完成的夢想。

嚴秀萍 謹誌 2009.08

目次

序	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緣起	1
第二節 理論建構與研究方法	5
第三節 相關概念的界定與侷限	1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第一節 反動思維	21
第二節 童話與反動思維	25
第三節 狼形象的塑造及轉化	30
第四節 女巫形象的塑造及轉化	35
第三章 反動思維的類型	41
第一節 正向式的反動思維	43
第二節 反向式的反動思維	56
第三節 正反向兼具式的反動思維	69
第四章 童話與反動思維	77
第一節 童話的童話性	77
第二節 童話中的反動思維	97

第三節	童話中的反動思維的興起及其演變	127
第 五 章	反動思維中狼形象的塑造及轉化	151
第一節	狼的原型	151
第二節	狼的象徵義	156
第三節	狼的擬人化過程	177
第四節	狼在當今的變異情況	195
第 六 章	反動思維中女巫形象的塑造及轉化	211
第一節	女巫的原型	211
第二節	女巫的搬演現象	225
第三節	女巫被妖魔化的因緣	242
第四節	女巫地位的代際升沈情況	257
第 七 章	相關研究成果的應用推廣	273
第一節	作為跨文化交流的參鏡	273
第二節	提供文學創作與接受向度的採擇	290
第三節	給予語文教育奠基的取則	300
第 八 章	結論	307
第一節	要點的回顧	307
第二節	未來的展望	312
參考文獻		31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印度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曾說：「小時候使我獲益最深的，就是家裡瀰漫著文學與藝術的氣氛。」（凌健，2007）這句話對於我來說也相當的貼切。自幼我在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下，對於充滿文字幻想的故事情有獨鍾，熱愛閱讀的我更是學校圖書館的常客，在那充滿奇幻的小天地裡，一篇篇橫亙古今、跨越東西文化的故事情節，以及如詩般的童話語言，在我幼小的心靈建立起童話的幻想國度，陪伴著我度過單純童稚的幼年時光，也無形中豐富了我的生活及心靈世界，成了我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童話故事中逗趣、歡樂、溫馨、感人的情節，對我有一股奇特的吸引力，總會超越時空成為回憶裡最美的片段。回味這數十年來留在我腦海中的童話故事，其中有為數不少的作品都深受西方的影響，無論從主題、情節、人物或時空背景，都不難發現西方文化的影子。在主題的呈現上，不脫「善與惡、美與醜、勤勞與懶惰的對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反派角色不得好死」的二元對立模式；結局不外乎「王子擄獲公主芳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刻

板模式。在情節的安排上，多為「靠著神仙、小精靈來解決問題」的奇遇模式、「以愛為解除魔咒」的魔法模式，故事的結構方式變化不多。在人物的刻畫上，則充斥者「國王、王后、王子、公主、神仙、精靈、妖怪、女巫、會說人話的動物」，角色間具有相當刻板化的情形。

及至自己擔任國小教師後，想在班級內推動兒童閱讀的活動，所以有機會大量接觸已蔚為閱讀潮流的兒童繪本，來自世界各國奇特的圖畫與各式稀奇古怪的故事，確實讓喜歡新鮮事物的我著迷不已！長年隱匿在自己心中某個幽微角落的小小孩又再手舞足蹈起來，樂此不疲的展開瘋狂的買書行徑，我就像《永遠吃不飽的貓》一樣，書櫃裡永遠就是少了一本書！每次添購了新書，便迫不及待的想帶到班級和學生分享，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看到孩子臉上洋溢滿足幸福的笑容是我教書生涯最大的快樂。

每個人都有童年，也都擁有或曾經擁有赤子之心。即便人生適合閱讀繪本的童年歲月早已消逝，所幸我們都還有二讀（陪伴孩子閱讀）和三讀（為自己閱讀）繪本的機會。在帶領班級讀書會的過程中，我發現孩子的閱讀興趣已不能滿足於千篇一律的經典童話，讓孩子更感興趣的是全新元素的各式童話題材，或是製造差異的童話改寫，在似曾相識的童話基模下展開奇異的閱讀之旅。再次踏入日漸成熟的兒童文學領域，才發現在古典童話及現代童話的交織下，童話故事的奇幻世界裡已有迥然不同的發展。譬如《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薛斯卡（Jon Scieszka），2001〕顛覆傳統〈三隻小豬〉善惡分明的二元對立；《青蛙變變變》（郝廣才，2000）解構古典童話〈青蛙王子〉「魔法式」與「宿命論」的愛情觀；《11 個小紅帽》（林世仁，1998）瓦解了傳統〈小紅帽〉裡小紅帽和大野狼

的故事內容；《芭芭雅嘎奶奶》〔波拉蔻（Patricia Polacco），2002〕則透露出為女巫平反的意味，宣揚女巫不是萬惡不赦的代表。由此觀之，童話故事的取材與寫作會在時代演變和觀點轉換的過程中，擁有脫胎換骨的嶄新風貌。在作者刻意的顛覆之下，我們不得不放棄耳熟能詳的童話期待和預先知悉的童話結果；在意外的驚喜中，讓讀者歷經一場新鮮趣味的閱讀經驗，這其實也就是論者所謂「讓讀者獲得運用基模的雙重樂趣」〔諾德曼（Perry Nodelman），2002：239〕。

在改寫與創作童話故事的作品中，我對故事情節裡一直處於反派邪惡角色的狼和女巫特別感興趣，其原因來自於每每在跟孩子說故事時，孩子總是會對於狼和女巫的角色表現出恐懼或嫌惡的表情，甚至是在我那涉世未深的四歲姪女身上，從未見過真實的狼或女巫，何以會對這兩個角色感到恐懼不已？閱讀是兒童學習認知基礎概念的重要方式，而童書是兒童閱讀行為的重要媒介，所以童書作者常透過童書寫作將摻雜道德規訓的教育意涵傳達給兒童。在以往的童話故事中，狼往往被視為負面的角色，背負醜惡、狡猾、兇殘的形象，因此不會給狼好的結局，藉以發揮恐嚇兒童的作用；而女巫那種極端邪惡、意欲迫害善良的形象，更是童話故事裡的大反派角色，讓人厭惡和唾棄，故事的結局巫婆一定得死！狼和女巫的邪惡形象是如何形塑在孩子的心靈深處？這樣角色刻板印象的形塑是否有其緣由？

這些疑問引發我決定以狼和女巫的角色作為本書的討論核心，一來是因為這兩個角色有其相同之處：他們的角色特質都具有濃厚的童話幻想性，都是古典童話中凸出的反派角色，都擁有恐懼邪惡的原型意象，故事的結局都必定是慘烈死亡，並且在現代童話

中，狼和女巫的形象似乎也不約而同出現了相似的轉化現象。二來是因為這兩個角色各擁有其獨特性和代表性：狼是擬人化的獸，在象徵意義上為男性的代表；女巫則是魔幻化的人，分屬於女性的代表。如果以人類中心的觀點來看，生物野性強烈的狼被妖魔化，也許容易被人所理解，但是同為人類的女巫，又何以會落得和狼同樣難堪的境地？是不是女性的地位在這些童話創作者的心中，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視為類同於動物的等級？這讓我感到相當的困惑與好奇，於是我將「童話中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確立為本書的討論核心，藉由系統性的歷史回溯，探求童話中狼與女巫形象塑造的過程，並推演其形象變異與轉化的情況。

近年來，在多元文化社會的刺激下，現代的童書突破了以往「文以載道」的侷限，打破了既有的道德觀與價值觀，興起了一股「反動思維」，順應此股思維的風潮，狼和女巫的既成形象能否有翻身、轉化，而被賦予另一個較正面或較多元形象的機會？這種形象的轉變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如果將多元價值觀的現代童話應用於教學中，能否透過多元的價值澄清方式，引發學生更大的思考與討論空間？童話的創作者能否吸納當代思維與議題，在童話的「意涵」和「形式」上進行創造性寫作，形成童話多元發展的動力，則是當代童話作家與應用童話作為教學設計的教師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的課題。因此，本研究擬以童話中狼和女巫形象的塑造及轉化為討論核心，希望能夠透過對歷史文化及文本內容的探討，剖析童話中反動思維的興起與演變，以作為日後童話創作發展及童話閱讀教學的參考與建議。

第二節 理論建構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性質

本書擬採用理論建構的方式探究「童話中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自童話故事中挑選代表性作品，探討其歷史演變下所隱藏的反動思維及其影響。周慶華《語文研究法》一書在「理論建構撰寫體例」部分，指出

理論建構，講究創新。大致上從概念的設定開始，經由命題的建立到命題的演繹及其相關條件的配置等程序而完成一套具體系而有創意的論說。（周慶華，2004b：329）

據此，茲將本書的「概念設定」、「命題建立」、「命題演繹」所涉及的觀念和相關問題逐一說明如下：首先，就書名「童話中的反動思維——以狼和女巫形象之遞嬗為討論核心」來看，內容意涵理應涉及「童話、反動思維、狼、女巫」的概念，因此形成概念一；接下來，就反動思維的分類來作歸整，形成概念二「正向式反動思維、反向式反動思維、正反向兼具式反動思維」。

待概念一和概念二設定清楚後，接著要就理論建構的方法建立命題以作為所要研究的問題。從童話創作的歷程來看，童話的角色形象是作家在創作時有意識和潛意識或無意識中被塑造出來的，此為命題一；新時代會有新思想的產生，現代童話中的角色形象被塑造後不得不出現了轉化的現象，此為命題二；綜合命題一與命題二

的論點，並與概念一和概念二作結合，便是從童話中狼和女巫形象塑造及轉化的過程，檢驗童話中的反動思維，於是形成命題三。

經由命題一、命題二和命題三的研究和探討，最後希冀本書所建構成的理論可以作為異國童話作品跨文化交流的參鏡，此為演繹一；可以提供童話的創作者和接受者作為文學創作與接受向度的採擇，此為演繹二；可以回饋給語文教育工作與接受者，以增添語文教育的深度，此為演繹三。

綜合上述論點，將書中「概念設定」、「命題建立」、「命題演繹」的發展進程與架構整理出來圖示，並將所要探討的問題具體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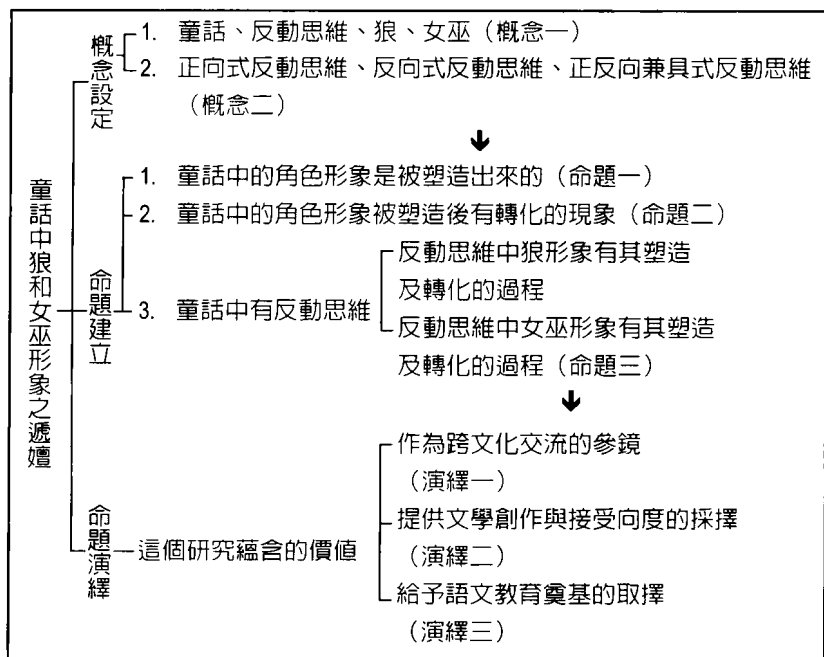


圖 1-2-1 本研究的理論建構示意圖

童話中狼和女巫的角色形象是如何塑造出來的？從童話發展的進程看來，狼和女巫形象產生了什麼樣的轉化？社會文化背景如何形塑反動思維？不同的反動思維反映出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內涵？反動思維又會為未來的童話創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都是本書所想要探討的層面。

二、研究目的

人身處於社會環境中，所思所為無不受整體社會環境所支配，而形成自以為真理的意識型態，而本書所要討論的「反動思維」便是意識型態眾多形貌的其中一種。它支配了我們看待社會、文化、政治、宗教、性別、倫常等事物的態度，而且還會因為認知的差異，而形成不同向度的「反動思維」。而這種「反動思維」的意識型態常會隨著作者的立書論作而傳遞給讀者，即使是童書的作者也不例外。

回顧中外的童話故事，我們不難發現古典童話中的狼和女巫總是扮演讓人厭惡與恐懼的角色，這種原型意象，經由童話擴張於我們的生活中，變成邪惡的指稱詞，究竟童話是如何在歷史中塑造狼和女巫的角色形象？狼和女巫形象又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思想？我希望能透過研究從童話的表象探索出其深層的意涵。而隨著時代的轉變，現代童話中狼和女巫的角色形象有了轉化，開始呈現出複雜多變的面貌，他們不再侷限於單一的負面形象，重新以嶄新的詮釋方式面對讀者。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思維促成了狼和女巫形象的轉化？這種形象的轉變會造成何種影響，值得深入研究及探討。我們能否藉由解構童話的反動思維來反映出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內涵？反動思維又會為未來的童話創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生於現

代的我們，是如何看待從前既有的觀念和想法？這些問題都是邁入多元化社會時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所以本書首先要釐清反動面向，以建構出涵蓋不同向度的反動思維理論，此為研究目的之一。再經由理論建構模式的析理，從文獻回顧去發掘及尋找狼和女巫形成的背景，對不同時期狼和女巫形象發展的時代背景進行分析，以期能析理出狼和女巫形象塑造的歷史淵源，及其在跨越古典童話與現代童話間角色搬演的情形，進而剖析出隱身童話故事裡的反動思維。從古典童話出發，一窺蓬勃而多元發展的童話創作生態，探求反動思維下現代童話的詼諧與趣味，此為研究目的之二。研究目的之三，希望此研究能作為童話跨文化交流的參鏡，並藉由跨文化系統的論述，擴展童話寫作的面向與深度，以期能將研究成果回饋給童話的創作者，創作出富有時代新意的童話；也希望能回饋給童話的接受者，以推展不同向度的童話作品的接受形態；更希望能回饋給童話的教學者，以提升多元創新思考的教學趣味，為童話的發展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以多元角色形象符應多變社會的需要，讓童話的發展更完善健全。

三、研究方法

周慶華（2004b：20）認為研究者應該先有方法的意識或自覺，接著才去從事語文研究的工作，語文研究與語文研究法的包蘊關係是「相互」的。在研究目的確立與研究的問題意識形成後，所採行的研究方法才有所依循。因本研究為理論建構，非實證研究，所以特將研究中會運用到的方法整理出來，以利讀者對於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有更深入的瞭解。本書整體框架共分為八個章節論述，依據研

究內容，文中所涉及的相關研究方法，包括「現象主義方法」、「語用學方法」、「詮釋學方法」、「發生學方法」及「社會學方法」等。茲將各研究方法概述於下：

「現象主義方法」是探討本身所能經驗的語文現象的方法（周慶華，2004b：94），它不同於現象學方法。現象主義的現象觀是指「凡是一切出現者，一切顯示於意識者，無論它的方式如何」（趙雅博，1990：311；周慶華，2004b：95）。由此觀之，凡是顯現於意識中，或為意識所及的對象都稱為「現象」，所以「文學現象」理應包含了文學作品中的人、事、物，及其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意識活動。在本書中，我將採用「現象主義方法」的「現象觀」處理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從他人著作有關於童話、角色形象、童話創作等的相關研究論述中，就個人所經驗覺知的部分進行分析整理，以便從相關文獻中去瞭解反動思維的意涵、童話與反動思維的關係、童話中狼和女巫角色形象塑造及轉化的情況，以俾本研究的進行知所「突進的方向」。

一般所說的「語用」，就是「語言表述」，而「語言表述」是同義複詞。也就是說，語言就是表述，表述就是語言，包含了說出來的話或寫下來的話。生活中的言說和書寫是為了與人溝通，文學作品的寫作與閱讀更是語言交互影響的行為，讀者不僅僅是要理解它字面上的詞義而已，更要理解作者想要傳達的意義。賈古柏（Jacob L.Meg）將「語用學」定義為：「對社會條件下，人際交往的語言施用的研究。」而語言的施用者是社會的成員，隨時隨地須遵守所屬社會的規則與習慣，反映了該社會的「價值系統」，所以語用學可稱為是從語言立場探索「文化」的知識系統。（引自鄧元忠，2004：228）周慶華（2006：19）更指出作者表述的內容和表述的方式深受心理、社會、歷史文化、權力意志、意識型態等約束，其中權力

意志最具有優先性。本書第三章「反動思維的類型」就是要從各項文本中探討作者寫作的意識型態及思維運作的模式，運用「語用學方法」探討作者在施用語言的同時，權力意志運作下的社會文化意涵，並構設反動思維的三種類型：正向式的反動思維、反向式的反動思維及正反向兼具式的反動思維。

本書第四章探討童話與反動思維的關連，第五章討論反動思維中狼形象的塑造及轉化情況，第六章討論反動思維中女巫形象的塑造及轉化情況，都會論及文本表面意義和內在含意的相互關連性，因此在這些章節中，必須利用到「詮釋學方法」來進行研究。所謂「詮釋學方法」，是解析語文現象或以語文形式存在的事物所蘊含的意義。不論是語言的表面意義，還是語言的深層意蘊，都可以構成詮釋的對象，而詮釋所要瞭解或獲得的對象，包含語文現象或以語文形式存在的事物所蘊含的主題、情感、意圖、世界觀、存在處境、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等幾個向度。（周慶華，2004b：101-110）而這在故事的詮釋方面，所有組成故事的成分及其相關的創作經驗等，都可以成為詮釋的對象；甚至故事所具有的認知、規範和審美等功能，也不妨一併涵蓋在內而給予妥適的解說。（周慶華，2002：273-274）因此，研究者在面對文本時，會依照自己的認知與理解的前經驗，來從事童話文本的詮釋，並以「反動思維」的語言符號本身和文本所蘊含的主題、情感、意圖、世界觀、存在處境、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等幾個向度進行詮釋。因此，將「詮釋學方法」運用在本研究，就可以藉由童話文本表面意義的解析，以達成童話文本深層意蘊的理解。

此外，「發生學方法」，是透過分析語文現象或以語文形式存在的事物的發生及其發展過程，來認識該語文現象或以語文形式存在